

本刊主编: 易艳刚
值班责编: 刘晶瑶、张书旗

问题官员为何易被骗?

本报记者胡锦武、赖星

“这些被骗的官员并不是真傻，他们之所以舍得花大价钱买官，不仅仅是为了过官瘾，他们看中的更多的是高升之后的前途和钱途”。升官是他们发财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贪官买官及贪官家属“捞人”被骗的案件频现报端。涉案者既有一般干部也有省部级等高级领导干部，有的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为何问题官员总是被骗?设局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让官员掉入陷阱?

专家认为，受骗贪官之所以舍得花大价钱买官，不仅仅是为了过官瘾，他们看中的更多是高升之后的前途和“钱途”。升官和发财本就是他们仕途上的一朵双生花、并蒂莲，利令智昏从而被骗。

入局：贪官为“续官命”频上钩

据披露，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罗欧就是因升官心切被忽悠的典型。罗欧在位时，曾找人出资4000余万元给社会人员帮其找关系解决副省级待遇，从而上演了一幕“跑官要官终上当受骗”的闹剧。

商人刘某某看出了罗欧的心思，他在向罗欧行贿请求“关照”生意的同时，也把罗欧当做了设局“围猎”的目标。刘某某告诉罗欧，自己认识中央某重要部门的领导，可以帮罗欧解决副省级的待遇问题。

刘某某让罗欧给了他一份个人简历，并解释说，协调提拔罗欧需要2000万元活动费。罗欧的朋友关某答应帮他解决钱的事，并凑齐了2000万元给刘某某。一个月后，刘某某告诉罗欧提拔的事情有进展了，此前的2000万元活动费已用得差不多了，还需要2000万元的活动费。此后，罗欧再次筹集2008万元交给刘某某。

过了一段时间，刘某某告诉罗欧，如果无法搞定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可以先到地市当个书记过渡，过几年再回省里谋个人大或者政协的副职。“我说也可以，刘某某又提出再拿钱给他，但是我觉得提拔希望很小，怀疑他是在骗我的钱，所以没有给他钱，还要他把钱退回来。”罗欧交代。

然而，直到罗欧因贪腐落马，刘某某为他编织的“升官梦”仍然没有实现。《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梳理调查发现，类似罗欧这样“为了升迁搏一搏”“买官被骗”的官员并非个案，他们深信“跑官、买官、卖官”的“潜规则”，如同找到“续命丸”一样，深信设局者帮助他们“续官命”的能力。

中部某省一省级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雷某同样因把仕途升迁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而落入他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并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曾是雷某同事的刘某某自称关系很广，认识许多上层领导。随后，对此深信不疑的雷某多次向刘某某表露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愿望，希望其帮忙。

不料，升迁的事情还毫无着落，刘某某就开始频频以经营的项目资金不足为由找雷某帮助。考虑到自己有求于刘某某，雷某便答应了他的要求。此后，雷某不惜直接出面干预下属企业的正常财务活动，致使该企业存入银行的2亿余元巨额资金被刘某某所骗。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不仅“官员买官被骗”的案例屡见不鲜，而且“官员家属捞人被骗”的案件时有发生。

例如，某地级市副市长孙某某被“双规”后，他的哥哥孙某明希望把他“捞”出来。此后，孙某明结识了犯罪嫌疑人的弟弟，孙某明等人，卢某等人以把孙某某“捞”出来为由向孙某明索要活动经费，先后骗取700万元。

和诈骗官员类似，这些设局者正是摸准了部分落马官员家属“捞人”的急迫心理，诱导他们以“金钱开路”的方式达到“重罪轻判，大罪小判，小罪不判”的目的，步步为营设计出“假扮人真骗钱”的陷阱。



漫画：曹一

迷局：“掮客”闻腥而动屡设套

贪腐官员往往对买官卖官的“潜规则”深信不疑，设局者正是利用这一点，编造出自己认识高官、有能力帮助他人晋升的谎言；他们还善于结交身居高位、手握权力的人士，打造权力光环。

辽宁省政府原副秘书长魏某星为谋取职务升迁，前前后后给商人郑某进送钱送物价值达2000余万元。郑某进交代，之所以这些官员都信任他，是因为自己说很多认识中央某单位领导，而这些话都通过别人传到了魏某星那里。

证人李某说：“魏某星说他年龄大了，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想有个圆满的句号，郑某进能帮一定帮忙。”知情干部郭某在证词中称，魏某星对郑某进说“到营口或是铁岭当一回书记，实在不行去哪个厅当厅长也行，郑某进表示没问题”。

纵观多起贪官被骗的案件，设局者的骗术如出一辙。为了让罗欧相信自己，刘某某还让广东一些地市级领导干部的人事调动都是自己帮忙给办的。

“他还拍胸脯说绝对是真的，他从不骗人，还说曾帮过一些人提拔。我听他这么说，觉得升迁有望，花点钱也是值得的，就答应他想办法找资金。”罗欧交代。

设局者一旦摸准官员“升迁心切”的心理，就会出面充当金钱开道买官的“掮客”。有的官员甚至主动给他们送钱送物，即使有疑虑，但在贪念面前也很快被打消。

“开始时，我是很有顾虑的，我已经57岁了，是正厅级，想搏一搏，但希望又不大，且怕事情办不成，万一事情败露出去了，钱打了水漂，我的名声还被搞臭。”但是，听了刘某某说的这些话，罗欧觉得他是有些关系和办法的。

一些官员的“买官钱”到了设局者手里往往被挪作他用，难以追缴，常常“竹篮打水一场空”。

例如，魏某星高达2000多万元的买官钱，共分成两次送，每次1000万元。郑某进对他讲，近日和有关人员喝酒，已经打包票，但不能让组织部领导白办事，底线是500万元，上线是1000万元。在和亲信商量后，魏某星决定走上线，派人连夜给郑某进送钱。最终，郑某进并不能履行承诺，经魏某星等人多次索要，仅退还部分钱款。

贪官“捞官”、贪官家属“捞人”现象频发，还在于一段时间以来，“捞官”“捞人”的土壤真实存在。如曾在中部某县任县委书记的晏某某“卖官”近百次，“卖官”受贿约370万元。

随着反腐不断深入，很多贪官难逃法网。然

而，一些官员和家属依然相信“捞官”“捞人”的潜规则，被设局者层层设计，最终上当受骗。

正如刘某某在事后交代的，“我将这些钱用于归还自己的债务，没有去协调关系，自始至终都是欺骗罗欧。我并不认识所谓的领导，就连中央某重要部门领导的姓名，也是通过报纸杂志才知道的。”

观局：制度防微杜渐破“潜规则”

贪官之所以被骗，在于设局者抓住贪官相信走歪门邪道可以达到目的的心理。只要“买官卖官”“捞人平事”有市场，就有人投其所好设局诈骗，最终伤害的还是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腐蚀的是党的肌体。

专家认为，要铲除滋生“捞人”“捞官”的土壤，关键在于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健康，建立规范的选人用人制度，防止一些干部的选拔任用程序“走样”，权力集中在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手中。

“必须改变‘一千个群众说我好，不如一个领导说我好’的现象。”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认为，让群众真正能决定领导干部的命运、升迁，才可能促使他们对人民负责。

用人标准与用人导向紧密相连，是干部工作的首要问题。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强调“事业为上、公道正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能有效防止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亲属“捞人”等问题和矛盾的滋生蔓延。《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梳理发现，从中央到地方对上述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进行了修订，并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制度治党的篱笆越来越紧，成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的制度遵循。

针对中央巡视组“回头看”反馈的天津买官卖官问题突出，天津市专门建立了买官卖官问题“特别监督档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受贿案件中涉及买官卖官问题人员情况进行梳理排查。

“这些被骗的官员并不是真傻，他们之所以舍得花大价钱买官，不仅仅是为了过官瘾，他们看中的更多的是高升之后的前途和钱途”，升官是他们发财的重要手段。陈胜华认为，只有打破潜规则，才能树立明规则；只有充分的监督，才能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从而真正斩断买官、捞人的利益链条。

党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选人用人领域的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现象并未绝迹。

这也为设局者“围猎”贪官提供了可能性。而这里所指的“围猎”，又有别于不法商人以钱色贿赂官员、拉其下水，继而达到交易目的分肥权力的做法，乃是设局者视腐败官员为待宰羔羊，最终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另类“围猎”，犹如一面照妖镜，让设局者、入局者丑态毕露。其对党风政风的毒害，更不容小觑。而要杜绝这一畸形的现象，选人用人机制的公开透明完善，才是治本之策。

「猴毛」撒得出还要收得回

新华社记者杨柳

齐天大圣一把毫毛“根根能变、应物随心”的广大神通被神通广大的中国科学家变成了现实，他们成功突破了克隆灵长类动物的世界难题——北京时间25日凌晨，克隆猴姐妹“中中”和“华华”的萌照登上了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的封面。

成功克隆在基因上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这个重大创新性成果着实令人兴奋。不少闻之者不由得欢呼起来——猴子都能克隆，下一步是不是就能……看来长命百岁不是梦了!

不!“克隆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人类健康，但科研人员不考虑对人类进行相关研究”，中国科学家坚守科学伦理底线的回答铿锵有力。

神话与科学的分野就在于，神话可以天马行空，科学必须恪守伦理。孙悟空的毫毛想变就变，克隆技术的应用则必须戴上金箍。这个金箍就是伦理。

自绵羊“多利”诞生之日起，围绕克隆技术的伦理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到底是该支持治疗性克隆、禁止生殖性克隆，还是该全面禁止，众说纷纭。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态度历来明确：中国政府反对生殖性克隆、支持治疗性克隆。人的生殖性克隆也就是克隆人，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损害人类作为自然人的尊严，会引起严重的道德、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所以，现阶段生殖性克隆绝对不可以应用于人类本身。

同时，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的研究高度相关，就隔着一层“窗户纸”。允许治疗性克隆，必须防止有人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这就需要科研人员严守道德底线，不随意使用“幻化之术”，同时更需严格立法，规范科学研究，把治疗性克隆置于严格监管之下，给孙悟空戴上小花帽，常念紧箍咒。

科学技术上能够做到的，不一定是应该做的。克隆技术的推进应该是漫长而审慎的，尤其是克隆技术应用于事关人类未来命运，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人类反被自己铸就的科技利刃所伤。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平台育婴室的恒温箱里(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提供)

外国专家怎么看克隆猴?

新华社记者林小春、周丹

1996年，英国科学家利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培育出全球第一只克隆羊“多利”。20多年后，中国科学家借助同样技术成功克隆出两只猴子“中中”和“华华”，论文24日在线发表在美国《细胞》杂志上。这项研究技术上有何多难?意义有多重大?是否意味着距离克隆人更近一步?欧美专家纷纷发表看法。

技术“有所更新”

这项研究使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即先从一个猴子身上提取体细胞，取出细胞核，然后植入另一只猴子的“摘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再将这样合成的卵细胞放入第三只猴子的子宫内，最终发育成克隆猴。

曾参与克隆全球首只体细胞克隆动物“多利”羊、现已退休的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科学家威廉·里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克隆“中中”和“华华”的方法与他们克隆“多利”的方法“相似”，但有了一些技术细节的“更新”，比如在移除细胞核时借助设备进行定位等，其结果代表着“又一物种被成功克隆”。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助理教授吴军告诉记者，这是一项“里程碑工作”。吴军曾参与培育人猪嵌合体胚胎以及美国首次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等工作。他说，猴子是最接近人的灵长类动物，“可以做人类疾病的灵长类动物模型”。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第一批被克隆的灵长类动物，这个头衔属于1999年美国科学家利用胚胎分裂方法克隆出的猴子“泰特拉”，而“中中”和“华华”是第一批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培育的灵长类动物。

此前科学家对牛、猪、鼠、猫、狗等动物的体细胞克隆均已取得成功，在猴子身上也多次尝试，但至多只是培育出克隆猴胚胎，移植后便告流产。

效率“有待提高”

论文显示，中国科学家在这一研究中共

计了两组实验：一组利用猕猴胎儿的体细胞作为细胞核的来源，共向21只代孕母猴移植79个克隆胚胎，其中6只成功怀孕，最终生下“中中”和“华华”，它们已存活约1年；另一组利用成年猴子的卵丘细胞作为细胞核来源，共向42只代孕母猴移植181个克隆胚胎，其中22只成功怀孕，最后也有两只猴子出生，但短暂存活后均告死亡。

有专家评价说，这一成功率仍偏低，在目前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未来仍需着力提高效率，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据介绍，克隆猴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帮助建立可有效模拟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未来其需求量会很大。考虑到这一点，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教授罗宾·洛弗尔-巴奇说，这项研究中获得克隆猴的效率还有待提高，相比之下，“利用正常的早期胚胎分裂成两个的方法来获取同卵双胞胎，要简单得多”。

伦理“谨慎乐观”

领导这项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指出，克隆猴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人类健康，不考虑对人类进行相关研究。但这项成果还是引发许多人思考，克隆人会是下一步吗?

“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理论上说，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技术来克隆人。”美国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的张进告诉记者。2016年，张进团队利用类似技术，培育出世界首个细胞核移植“三父母”婴儿，引起世界关注。

坚决反对克隆人的洛弗尔·巴奇认为，克隆猴并不是克隆人的“垫脚石”，克隆人依然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尝试”，“效率太低、太不安全且毫无意义”。他说：“克隆出的个体也许在基因方面是相同的，但我们远不只是基因的产物。”

英国肯特大学遗传学教授达伦·格里芬认为，需要认真考虑开展这类实验的伦理规范。不过，由于灵长类动物研究已经受到严格监管，他相信克隆技术不会被滥用，总体上他持“谨慎乐观”态度。

新华社华盛顿1月24日电

警惕设局者的另类“围猎”

本报记者胡锦武、赖星

只因对方声称认识中央某单位领导，想解决“副省待遇”的正厅级干部就被轻易骗去4000余万元，想转任市委书记的省政府副秘书长则累计“进贡”2200多万元……为因升迁重用，腐败官员上当受骗现象屡见不鲜。结局也是惊人的相似——往往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打落门牙往肚里咽”。

贪官为什么总被骗?当真是骗子手段高明，或是贪官“人傻钱多”?当中缘由，发人深省。

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反观骗局，其实并不见得有什么高深的伎俩，无非设局者摸准贪官心理，继而因人布局、引其入局。骗局能否得逞，其要害在于拿住贪官急于升迁的“七寸”，加之利用其进

信关系、路子的心态，设局者只需扮演好“上接天线”的“政治掮客”角色，自然是手到擒来，玩弄贪官于股掌之间。

讽刺的是，有行骗者落网后交代，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领导，就选“领导”的姓名也是通过报纸杂志才知道的。

按理说，被贪官贪官能身居重要岗位，至少也算是精明之人，哪能如此轻易上当受骗?因此，恐怕除了腐败官员贪心窍、利令智昏之外，滋生这一现象的土壤仍未得到根除，才是主要原因。

坊间曾有流传已久的顺口溜：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一些腐败官员自然深谙其中奥秘且屡试不爽，这是他们成为设局者觊觎目标的一大

诱因。

党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选人用人领域的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现象并未绝迹。

这也为设局者“围猎”贪官提供了可能性。而这里所指的“围猎”，又有别于不法商人以钱色贿赂官员、拉其下水，继而达到交易目的分肥权力的做法，乃是设局者视腐败官员为待宰羔羊，最终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另类“围猎”，犹如一面照妖镜，让设局者、入局者丑态毕露。其对党风政风的毒害，更不容小觑。而要杜绝这一畸形的现象，选人用人机制的公开透明完善，才是治本之策。